

方原的第一个主顾是个海归女律师

6

都市情感



邓燕婷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年轻俊朗的方原刑满释放后到海城闯荡,借住在以生产盗版碟为生的陶军家中。他尝试过多种职业,最后听从陶军的建议做起了“出租爸爸”。方原的雇主是单身妈妈群体,方原不能和她们发生联系。海归女律师舒儿有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性格豪爽生活放荡的美女施米路一直试图勾引方原;上市公司老总高小姐总是神秘莫测……

[上期回顾]

方原差点被人强暴,向陶军诉苦。陶军听了大笑,继而建议方原去当“出租爸爸”。方原说干就干,马上花钱伪造了一个大学毕业证。“出租爸爸”的广告打出去以后,生意很快就上门了。

没想到第一次见客,方原就迟到了。原因非常伟大,是他路见抢匪,见义勇为,帮一个女孩子抢回失去的手袋。把女孩子送上出租以后,他去找“波西塔诺”。

波西塔诺是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线上最美丽的小镇,那儿有一幢幢小巧的尖顶房,它们慢慢地由海边爬上山腰,尖尖的小阁楼,涂着各种鲜艳的颜色,远看像积木做的童话世界。基于人们对海滨城市的幻梦,这个名字就被地产商随手拿来做了著名豪宅区的名字。

全城皆知,住在波西塔诺的人非富即贵。房地产还没发疯前,它每平方米都要几万大元,全是大户型,最小的一套也两百多平方米,工人房有普通民宅的主人房大。

他赶到那儿,一看表,时间已在那段英雄救美的小插曲里溜过了十分钟。经过严密的保安程序,上到十二层,穿过一个小型的空中花园,来到B座。方原按了一下门铃后,用手抹抹额角的细汗,顺势捋了捋头发,左右看着没人,往西装上一擦,又再按了两下。

有人跑出来开门。是个皮肤白净的中年保姆,她很有礼貌地问:“请问你是不是方先生?”

他点点头。她回头看里面,压低声音说:“你迟到了十分钟,又按了三次门铃,舒小姐有点不高兴。”方原哦了一声。有这样白净的保姆,这家主人一定段位不低。

方原第一次与舒儿通电话,发现她经常爆英文,就推断她是海归。后证实她刚从美国潜水回来,在深圳跟合伙人开律师事务所,是多家外企的法律顾问。舒儿的声音柔中带刚,她很直接地说:“你可以叫我舒小姐,我的儿子六岁,在美资学校里全托,学音乐和语言,我

希望你也会喜欢他。”除了夹杂英文,还有很浓的上海尾音。

“我相信我会喜欢他,他也会喜欢我的。”方原在电话里也变得彬彬有礼起来。他按要求把简历和照片发到她的邮箱,她很快就回复了,约他今天面谈。

沿着门道走进来,经过洗手间,他看到门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其中有两张写着:“像堂吉珂德那样坚持!”“维权!绝不退让!”这难道是他的职业口号?还是这个女人最近遇到了麻烦事?

见他走进大客厅,舒儿马上从沙发上站起。她长相柔和,微曲的头发涂了一些弹力素,自然散搭在肩上。这个如水一样温柔的女人注定会被人欺负的。方原的心情放松了,正想为迟到道歉,还未开口,舒儿表情一转,劈头就说:“你终于来了,我原本很欢迎你的,但你知道你迟到了十分钟吗?!”她的声调跟她的样子,跟她微曲的头发极不和谐,尾句还带着浓重的金属气味,她的脖子也伸得直直的。“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我非常反感人迟到,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内的人总是不愿意守时,这令我很失望!你必须向我道歉!”

“我正想向你解释,我刚才在路上……”

“你在路上堵车了是不是?”她一脸讥笑,“可我不需要解释,原因和过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只看重结果,我只要你的道歉!”

方原把嘴边的话用力咽了回去:“好的,我道歉,对不起。”

她拿眼睛上下扫了他一轮:“不客气地说一句,以你这样的品位,怎么可以扮演我儿子的父亲呢?”

方原看了看自己下面,皮鞋和裤脚的确有点脏,是刚才在马路上

追车时沾上的土。他苦笑道:“我的确迟到了十分钟,你不让我说原因可以,我也道过歉了,但你不可以这样否定我的……综合素质。”他为自己最后想到的这个词得意。

“对于一个尚未见面就犯了两个愚蠢错误的人,我只能这么说。”方原忍着气说:“请你收回愚蠢两个字。另外,除了迟到了十分钟,我不知道我还犯了什么错?”

她站在那儿,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指着门外说:“请你走出去,认真看看门上写着什么?”方原依她所指,走出门外,才发现门铃旁边,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一行电脑打印的字:“请只按两下门铃,然后耐心等待。”而他刚才好像按了三下。不就多了一下吗?

“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进入这个空间就得依照我定的规则,否则就侵犯了我的权益,给我制造了噪音,令我的心情很不愉快!”

方原不服气,重新走回去对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太匆忙,所以没看到小纸条,所以多按了一次。但请问这跟智力有关吗?”

“在我看来,做错了事情就是愚蠢而不是粗心,因为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后果就不会粗心,没意识到后果就是愚蠢!”

方原知道遇到什么主儿了。他决定急流勇退,否则在劫难逃。因为她是个律师。更因为他兜里的大学文凭是假的。“对不起,舒小姐,我没有出过国,没有受到这样严格的训练,你的规矩太多,我担心以后很难符合你的要求,告辞了。”他转身向外走,却被喝止:“你给我站住!”方原听话地转过身。

“你这不是要我吗?我今天专门不工作,把这个时间留给你,现在在你一句告辞,掉头就走,讲不讲

道理的?要说不符合也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但方原仍是一脸无奈的表情说:“那你说怎么办?”舒儿傲慢地扬起下巴说:“好,我现在就定下来,我偏要雇你当我儿子的挂名爸爸……”方原意外地笑了,不经意间露出一个动人的酒窝,还有一口好看的白牙。

舒儿依然绷着脖子说:“考虑到国内的人就这样,对你我已经够将就的了。因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知道,我是个律师,律师在生活中总是很有条理的,在思维上也很讲逻辑。只要该你做的你做到了,那么该我付的我一定会付……哦,对不起……”

方原正想回敬一句,舒儿突然跳起来,箭一样朝飘着咖啡味的厨房跑过去。只见她站在厨房门口,厉声对保姆说:“阿姨,我不是让你煮咖啡时一定要开抽油烟机的吗?你又忘啦?”保姆一边道歉,一边按响了抽油烟机。舒儿说了一声“谢谢”,皱着眉头返回来。

当保姆端出咖啡时,她马上换了另一副脸孔,客气地说:“咖啡是为你准备的,一边喝一边看看我儿子的照片好吗?”

看来女人真犯贱,非要他来脾气,她才会恢复本性。不到一个小时,方原就对她喜怒无常的性情有了底。他感激那个被抢包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他迟到,最后把舒儿激怒,她恐怕会依着程序,一进来就要看他的毕业证书。险情排除,方原尽量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对孩子的照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让她把强度高人的精力迅速转移到自己身上吧。

“他叫波比。”她指着照片中站在游泳池边的男孩说。那个男孩脑袋很大,身体很瘦,眼神很忧郁。

这个女人忍受了10年的委屈和不甘

3

婚恋小说



宗昊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作为妇联任命的“公益律师”,姚遥的任务似乎永远是作为在婚姻中历尽不幸的女人争取最大的权利。凡是找她的男人女人,她只有一句话:离吧,不要找任何理由凑合。但是就有那么多女人,她们的第一句话仍然是:我不想离。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姚遥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公也在做着令她无法忍受的事情。是给自己起草一份离婚协议?还是按照心理咨询师说的去做?

[上期回顾]

姚遥找到了李淑华,但李淑华说好几年前她就想离婚,是姜玉成一直死缠滥打,现在因为要拆迁,姜玉成才想起来离了,门也没有!

李淑华一口气把姚遥拽到自己家门前。房子朝北,是这个大杂院里最差的一间。姚遥一进屋,眼前黑咕隆咚的,鼻子里还涌着一股潮味。李淑华快速拉了一下灯绳,姚遥得以看清眼前的这间屋子:一张双人床,一个老式的大衣柜,一张油乎乎的桌子,两张折叠椅。折叠椅的坐垫是红色革面包裹的海绵,革面已经破了,海绵自由自在地钻出来,从黄色变成了黑色。再环顾一下,这个家里还有一台老式冰箱和一台25英寸的破电视。

李淑华上气不接下气、哽咽地哭诉:“这就是我的家,我住的地方。你看见了吧。我嫁给他12年,除了刚结婚的那年他给我买过一条裤子,其他什么也没买过!他给这个家做什么了?凭什么离婚我还得给他钱!他一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可他什么也不干,天天靠我一个女人养活!他还有脸要钱!我死也不给!他再敢要,老娘真就一刀刺了他!不就偿命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姚遥伸手拉了一下李淑华,让她坐下,然后说:“这个婚姻的不幸不是姜玉成一个人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你觉得,你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

李淑华的眼泪又涌出来了,她哭着说:“十年前我就没有指望了!”说着趴在桌子上哭成了一团。

姚遥听着眼前这个女人慢慢哭诉,突然,在电视后面,她看见了那张破旧的挂历纸。那是两个笑得非常灿烂的宝宝。姚遥被触动了,问李淑华:“你们没想过要个孩子吗?”

李淑华哭得更加哽咽:“他不行!他老是不行!我们睡在一起,可……”

姚遥的同情心一下子就被争取过来了,她问:“没去医院看看吗?”

李淑华强忍着哭声说:“他不去,嫌丢人。我第一次跟他动刀,就是因为这个!”

姚遥叹口气,说:“那个时候你

本可以离婚的。”

李淑华哭着说:“我妈我哥都不同意,说他老实。我……没人知道我的苦啊!”

姚遥不再劝了,这个女人忍受了10年,心里隐藏了太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不是今天自己的到来,如果不是自己代表她的丈夫来通知她,她仅存的房子即将变成一半,她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忍受和释放痛苦。

姚遥临走前坦率地告诉李淑华:“不管怎么说,你们俩都存在过错误。你的错在明处,所有人都看见了;他的错在私处,旁人看不到。这在你们的离婚官司上,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尽快从这场婚姻中走出来,不仅放了他,也解脱了你。”

第二天,姚遥告诉姜玉成,自己昨天去见过李淑华了。姜玉成下意识地点了一下,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姚遥看到了,安慰说:“其实,她也挺不容易的,是吧!我代理了七年离婚官司,我从心底里希望你们能好合好散。毕竟同床共枕十二年,你们俩已经是亲人了。”

过了十几分钟,姜玉成终于鼓起勇气说:“其实,我也对不起她。我……不行,她想要孩子,可,我……不行。她恨我、气我,可是又没法说。她只能打我。我对不起她,我没本事,本来就没什么钱,还下岗,还要把钱都给我妈。可我也知道,她没为这事打过我,每次都是我不行她才找茬儿。她想离婚,可我没法去,我求她,我不离……”

姜玉成的眼泪又下来了。过了很久,他对姚遥说,他不想平分拆迁款了,他能拿个基本生活保障就行。

“那你住在哪?怎么养活自己?”姚遥问。

姜玉成苦笑说:“我知道自己不是个男人。我想好了,看大门、协

管、扫街……干什么都行。我一个男的,就是住大街也没什么了不起。”

姚遥说:“那……你希望的数额是多少?”

姜玉成说:“听李淑华的吧。够我在农村租个板房就行。”

两周以后,李淑华姜玉成在离婚协议上双双签字。签字头一天,拆迁款的数额正式告知了,二十五万七千六百。在这之前,姚遥已经把姜玉成的原话转达给了李淑华,还把她为两个人草拟的离婚协议给两个人看过了。姜玉成应得拆迁款项上空着,这个数字,李淑华说,让他自己填吧。

桌子对面坐着三个人,一对老头老太太,老爷子是拄着拐来的,老太太慈眉善目,满头银发。陪着来的女子也有小四十了,一脸的艰辛憔悴,可表情却是那么柔顺。

落座后,老头就迫不及待地问姚遥:“姚律师,我想问问您,咱们法律里对第三者有什么惩罚手段?能不能拘留?我就那么一个儿子,结婚十年了,我那孙子都八岁了!这十年啊,里里外外都是我这媳妇给操持。可是就这样,我这儿子他还不知足,去年,他在外面找了个相好的!”

老太太接过话茬说:“这小一年,我们就没见过我这几儿子,结果那天在早市,跟我们一块儿拆迁的老街坊,说在北城看见他了,跟一女的在一块儿,还领着一孩子。人家带着我们去了。唉!这刚下车,正找呢,就看见他从胡同里出来了,跟着个女的有说有笑,那女的还抱着他胳膊。气得我们老头上去了就给了他一嘴巴子,我们街坊也跟着我骂那个女的……可这浑小子,一点都听不进去!”

姚遥深吸了一口气,问儿媳:“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

儿媳妇擦擦眼睛,说:“我叫于芬,今年39。我爱人叫李明伟,比我

小两岁,37。”

“你打算怎么办?打算离婚吗?”姚遥问。

于芬摇摇头,抽泣着说:“我还有儿子呢!我不想……”

老爷子也问:“姚律师,能不离吗?我就是想,您是搞法律的,能不能帮我们告那个第三者?告她破坏别人家庭,拘留她!判她!”

姚遥安慰说:“大爷大妈,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事情肯定是两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取证,认定两个人以夫妻名义在外租房居住,并且以夫妻关系示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告您儿子重婚。如果这样,首先受到法律制裁的也应该是您的儿子。这个,您二老和于芬都不想看到吧?”

三个人相互对视,眼睛里流露出了无奈。

姚遥接着对于芬说:“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是你单独和你丈夫谈一谈,充分了解他的想法。”

一般情况下,姚遥对案子的判断都还是准确的,这个案子,看于芬和老两口的态度就知道这个婚姻十有八九还会维持下去。

这个案子的卷宗压在晶晶那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姚遥已经开始着手忙活另一个案子了。这个倒简单,两个80后小青年来打离婚。两人都是1985年的,网上认识,闪婚。从相识到同居到登记结婚一共就用了两周时间,结果才两个多月就要离,而且已经是打破头了。姚遥第一次接待这一对就被他们的阵势给惊呆了。这哪是离婚来了,分明是打架来了,关键是,不仅两个人相互之间磨刀霍霍,还各自拉来了强大的亲友团。两对父母,还有男方的姑姑女方的姨,女方的叔叔男方的舅舅。

姚遥带着晶晶刚把两边人物关系理顺,电话就响了,是于芬,在电话那头哭成了一团。